

新潮新刊 8

日本人的衰亡

托凱耶 著

鍾肇政 譯



D731.38
902

S 013298



S9009298

新潮新刊 8

瑪文·杜凱耶
鍾肇政譯著

日本人的衰亡

石景宜先生贈書
年月日

志文出版社印行

S

013298

目 錄

譯序

壹

可憂慮的日本人心之空虛

一九

完整的民族衰亡條件

一三

日本權威之失落

一三

日本人在戰前與戰後的不同

一四

共產黨與創價學會支持者的共同分母

一六

赤軍的輸出國——日本

一八

物質主義與精神空虛

二二

藉陶醉以逃避現實

二二

接受「罪惡」概念的方式

二三

猶太人高利貸的真相

二五

目錄



不能獨來獨往的民族 二六

缺乏足可孤立的強韌 二六

日本式的忠誠與偶像崇拜 二九

青年們的「儀式」感覺 三一

補強自己的弱點 三一

依然存在的「鎖國」思想 三二

脆弱的「父祖庇蔭」 三四

好奇心越強越佳 三六

日本人的好奇心、猶太人的好奇心 三六

滿足於狹窄的人際關係 三八

保護的與被保護的 四〇

「言靈」之國——日本 四三

言語裏有神的國家 四三

日本語裏的奧秘思想 四三

「莎啞那拉」的精神構造.....

四四

「無可如何」的哲學.....

四五

「請多多照顧」的人際關係.....

四六

酷似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人.....

四七

擬人化——日本人的傳統智慧.....

四九

富士山與木造房屋之謎.....

五〇

外國人眼中的日本語.....

五三

不民主的語言——日本語.....

五三

害怕會話的日本語專家.....

五五

以複數的語言喜、怒的猶太人.....

五七

日本的諺語與處世方法.....

五八

壓抑自主性的日諺.....

五九

隱藏在諺語中的日本人的智慧.....

六〇

日本式的藉口.....

六二

參

令人大索費解的日本人的幽默

不可解的日本人的笑 六八

莫名其妙的日本人的笑料 六八

隱藏一切情感的笑 七〇

女傭的微笑與西洋人的笑 七一

無法索解的日本式笑話 七三

日本式英語的笑話 七四

最好的喜劇演員是猶太人 七六

笑話是潤滑油 七八

用笑話解除緊張 七九

缺乏幽默感的人不易親近 八〇

藉口橫行的社會 六二

「我」的概念 六三

命運的支配者——我 六四

充滿幽默感的世界.....八一

肆 令人不勝寒心的日本教育.....

日教組的諸神八六

滿是問號的日本教師八六

「物質主義」宗教的橫行八七

忘記發問的學生們九〇

教育即自主的學習九二

傳授學習方法九二

教育沒有最短距離九四

凡事都在乎「您」九五

危險的實用主義教育九七

教育並非技術九七

教育——傳授「人生的智慧」九九

當日本人的潛在才能重見天日時一〇一

一切從教育始 一〇一

最佳的判斷、最佳的決斷 一〇二

把好的東西扔棄的日本人 一〇五

一切事物都需人性 一〇六

符合教育普及率的內容 一〇八

鸚鵡不管有多少隻仍是鸚鵡 一〇八

不用功的日本大學生 一一一

日本的教育所欠缺的 一一三

牙膏式日本教育的弊害 一一四

不懂真正教育的日本人 一一七

伍 猶太教育的秘密 一二一

教育乃接近神的行為 一二一

在教師，教育是禱告 一二一

猶太最大的遺產——教育 一二三

學習即最高的禱告 一一九

有二千年以上歷史的母教 一一九

不重知識的堆積，而重創造力的培養 一二〇

陸 教育拯救民族 一二三

小孩有無限的能力 一三三

農民與售貨員也都動員的教育 一三三

愛因斯坦曾是留級生 一三四

珍視小發現，並從幼兒期開始 一三五

勿吝於稱讚 一三七

教的姿勢與學的姿勢 一三八

累積的重要 一三八

不要背，要理解 一四〇

讓學生自己想 一四一

祇有努力才能改變一個人 一四三

教育造就了猶太人	一四四
招待教師晚餐的習慣	一四八
畏羞的孩子書不能讀好	一四九
民族興亡取決於此	一五〇
從一切事情學習	一五〇
拯救了民族的一間教室	一五三
代後記	一五七

譯序

幾年前，筆者曾譯介過自稱爲猶太人的伊撒耶·班達桑所寫的一本書『日本人與猶太人』。班達桑的這本書，可以看做是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來著論的『日本人論』，並以猶太人的種種一切，來做爲比較對照，對日本人的上半身及下半身，做了證明透徹的解剖與分析，給日本人的精神細胞一道強烈的照明。當時，筆者即覺得，日本人有這樣富於理解與善意的國際友人來爲他們著論，是十分令人羨慕的一件事，儘管日本人的優點與劣點都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纖毫畢露，但能够有這麼一面明鏡，對日本人本身，並且對想多知道一點日本人的外國人士，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年初，筆者又有機會看到另一本亦可稱之爲日本人論的書『日本人的衰亡』，又重溫了上述的種種心情。而且在這本書裏，似乎比前者更進一步，對當前日本社會上諸多畸形現象，做了一番冷靜而深入的解剖。筆觸醇厚，充滿溫情與善意。

無可諱言，日本人正面臨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一敗塗地，從揚威耀武，充滿擴張野心的軍國主義作風，一變而爲受

盟軍佔領的戰敗國。然而，祇因他們能銳意改革，全國上下痛下決心，不幾年工夫竟完成了所謂的復興奇跡，又搖身一變成爲經濟大國。

但是，也許是成長過速，也可能是改革之際，手段過份激烈，以致人心徬徨，無所適從，造成目前一切都走極端的狀況。在人心空虛的情形下，日本成了「赤軍」輸出國，在世界各地惹起聳人耳目的恐怖事件。特別是在石油危機之後，日本人曾經據爲唯一靠山的經濟成長，竟然落入停滯、退化的景況，於是他們頓失依靠，祇有被逼絕望地掙扎。

不僅經濟方面而已，日本人的崩潰，早在戰敗時即已播下了種籽。他們把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民族優點，一股腦兒拋棄了，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民族智慧，也都棄如敝屣，這就難怪有今日的苦果。關於這一切，本書都有極其明快的剔抉，使我們明白今日日本所面臨的危機的來龍去脈。

此書的作者M·杜凱耶爲日本的這種現狀，開了一個妙方，那就是從教育着手。他根據猶太人的傳統，給教育與學習下了如下的定義：

——教育乃接近神的行爲。

——學習即最高的禱告。

又說：

——在教師而言，教育亦即禱告。

這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警語」。在當今這個世界，居然還有對教育具有這麼虔誠意念的人嗎？再者，這種虔誠的意念，對當今的世界教育，究竟有沒有它的價值？對日本人的現況，又能發生怎樣的影響與效果？

儘管筆者不得不懷有這樣的疑問，然而這個「妙方」已由M·杜凱耶向日本人提出來了。事實上，這本書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談教育的問題——日本人現階段的教育，以及教出愛因斯坦、佛洛伊德等人的猶太教育。而在杜氏筆下，日本人的教育所隱藏的問題，確實是甚為嚴重的。試舉數端如下：

一、日本人的教育與訓練鸚鵡一般無二。即教師一股勁地講，學生則靜聽、記熟，是單行道的教育，即填鴨式教育。

二、一個家長對子弟最大的期望，是從六歲時就進著名私立小學，然後是「名門」中學、高中，最後是東京大學，畢業後進著名工商企業服務。此即實用主義教育，易言之，受教育乃爲了謀生。

三、教授照本宣科唸講義，數十年如一日。

四、學生進了大學即不再用功，大學成了各種激烈思想的溫床。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描述，禁不住地會發現這豈不也正好反映了我們當前的教育嗎？

針對這些弊端，M·杜凱耶提出了他的意見，他的立場是超然而客觀的，內心則是仁厚而善意的。他為日本人提供了拯救日本人心的「妙方」。筆者却又覺得，這正好也給了當前我們教育的最好借鑑。這也就是筆者迫不及待地要把此書譯介過來，呈獻於吾國讀者——尤其是教育界的原因了。

本書原著者瑪文·杜凱耶（Marvin Tokayer），一九三六年生於美國紐約，一九六八年任日本猶太教教團拉比赴日，以後即居留日本東京，堪稱為日本通。所謂「拉比」，為猶太教的僧人，地位頗為崇高，指導其族人子弟有關教育、宗教方面的各種事，並為結婚、離婚等事的顧問，此外有關商務方面的糾紛，也請拉比來排解調停，可以說是猶太人社會的全人格指導者。主要著作有『猶太五千年的智慧』、『猶太思想的驚異』、『猶太笑話』、『猶太格言』、『猶太智慧的百寶盒』等，在日本出版後均能風行一時，擁有大量的讀者。

本書原名『日本人死了』為杜凱耶最新著作，出版於去歲十二月二十日，元月份已列為暢銷書之一，足見杜氏意見受重視的一斑。

民國六十五年春 譯者謹識於九龍書室

壹 可憂慮的日本人心之空虛

完整的民族衰亡條件

日本權威之失落

一個朋友曾經告訴我說，戰時有一條巴士路線，經過東京的皇宮前面。巴士裏的乘客們，每當經過皇宮面前時，必依車掌的指示，向「二重橋」（譯註：日本皇宮外圍護城河上的一座橋，日人習稱二重橋，並以此橋代表皇宮）禮拜。但是日本戰敗的次日，巴士仍然走那條路線，車掌却已不再說什麼，乘客們也不再向二重橋敬禮。這就是說，天皇的權威在一夜之間那麼脆弱地失落了。在日本，所謂權威，竟是這麼輕易地就會崩潰的嗎？

再者，根據歷史所顯示，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經驗過至少一次的宗教大改革。但是在日本，則從未有過這種宗教性的嚴重變革。這也就是說，他們從未有過不僅僅是社會的上層部，連

社會的低下層部也包含在內的全國國民參與其間的革命。換一種說法，在日本社會，所有的國民都像馴服的綿羊，順從地聽上階層者的命令而或左或右行動過來的。

當今，一般的猶太人也許不像從前那麼富於宗教心，然而在猶太民族的歷史上，確曾有過宗教熱狂的時代，也曾經驗過宗教上的革命時代。

反之，在日本的歷史上，這種類型的宗教性革命是不曾存在過的。

日本人在戰前與戰後的不同

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就這樣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與後為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點過去也常有人提起過。筆者調查過種種資料，明白了如下的事實：

我覺得，戰前的日本人，他們的人生就靠為國家盡忠，為天皇陛下效死，而被賦與了一個巨大的目標。不用說日本國內的學校教育，似乎也是以這種舉國一致的統一目標為指向，安排了所有的課程標準。

日本全國國民都為了國家貢獻出他們的生命、財產，這種想法，照現今的眼光來看，也許是非常歪曲，過份誇張，且乍看是扭曲成奇形怪狀的愛國心亦未可知。然而，根據筆者個人想法，當時每一個日本人似乎都能够體會到他們自己對大日本帝國所抱持的義務與責任感。因此，這種

S 013298

情操，豈不是應該稱之爲「美德」嗎？

那麼多的歪曲想法，都在「軍國主義」的名份下有了它們的存在，這一點是現今許多日本知識份子所指摘的，但在我的眼光裏看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前日本人所抱持的想法之中，仍然含有着不少的美德。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切日本式的美德，都與軍國主義一起被抹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一切都遭到改革的命運。當然，學校教育的課程也都徹底地改弦易轍。一切都改變，剩下來的就祇有巨大的空虛而已。日本的傳統宗教——佛教，失去了它的力量，神道（譯註：日本的固有宗教）式的想法也變得非常衰弱，傳授國家道德基礎的學校教育，也歸諸巨大空虛的支配之下。

日本社會的所有層面，就如此存在着空虛，如果這種狀況就這個樣子推移到未來，那麼我不得不想到，這社會的將來是非常令人悲觀的。可看做是現今存在於日本人心中空虛的表象之一是橫行於像東京這種大都市的街路中心的示威隊那蜿蜒如蛇的隊伍。它有好長好長的巨大軀體，而頭腦却那麼小那麼小。如果說，多數的日本人是因少數的煽動者而盲目地行動着，那麼我實在不得不認為他們民族的將來，是非常令人悲觀的。

參加示威運動的日本人，其個人都是善良的市民。然而同時這些善良的市民，却也給我一種